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楊家將
第三十回 八王齋詔求六使 焦贊大鬧陳家莊

卻說王全節齋赦文，星夜投進汝州，見太守張濟，道知：「主上被困魏府，官軍戰敗，今眾臣保奏，赦了楊六使前罪，著部兵救駕。今某齋赦文到此，望太守作急根究其人。」張濟曰：「六使犯罪，首級已獻於朝廷，豈復有六使乎？今著下官根究，從那裡尋討？節使可速回奏，庶不誤事。」全節憂悶不已，乃曰：「若不得此人，則主上之難萬不能脫，下官亦難回奏。」張濟曰：「君父有難，臣子何安？節使務要追究，除非到無佞府，可知消息。我汝州決無是人。」全節無奈，只得離汝州，逕到無佞府，來見令婆，道知聖上赦討六使救駕之事，令婆曰：「小兒首級埋葬多時矣，那裡復有？此或眾臣無計可施，設為此言，以安主上之心。節使可即回奏，勿誤軍情。」全節怏怏不樂。次日全節只得單騎復來魏州，殺開血路，到東門大叫：「開城！」李明聽得是王全節聲音，即開城殺出，救人城中。

全節見真宗，奏知：「汝州並無六使消息。臣又投楊府究問，皆道已死多時。」真宗聞奏，長歎曰：「堂堂天朝，遇朕有難之際，無一人敢提兵救援。」又問計於群臣，群臣對曰：「如此兵勢，雖子牙復生，亦無計可施。」真宗納悶無地，寢食俱廢。八王曰：「事急矣！臣只得親往楊家，取討六使。如果不在，亦召藩鎮來援。惟陛下與眾將堅守此城。」帝曰：「軍情重事，兄不宜造次。」八王領命。帝乃令王全節、李明先殺開重圍，保出八王而去。二人復殺回城中。不題。

卻說八王齋赦文，逕赴無佞府，來見楊令婆，說知主上在危急之中，可著六使出來商議救駕。令婆曰：「前日王節使來召，老妾不與其知。既殿下親到，當令出來相見。」因令手下，於後園地窖中，喚出六使，堂上拜見八王。人王嗟呀良久，乃曰：「若非昔日之計，今日那討郡馬？」六使謝曰：「多得殿下方便，無恩以報。」八王曰：「主上被困魏府，事勢已急，今有赦書來到，郡馬作急救應。」六使曰：「近聞三關之眾，人各散去，如何能夠即救？須待小可前往寨中，招集眾人，方可議行。」八王曰：「事不宜遲，速進朝中，調撥邊師俟候，待君招集眾將，一同進兵。」六使領諾。八王既去，六郎辭卻令婆，前往三關而行。正是：

誰教豪傑依然出，直向銅家教駕回。

六使只一人在路，行了數日。先往鄧州界訪問焦贊消息，並無下落。行到錦江口，見一伙僧家，唧唧噥噥而過。六使問曰：「汝等要往何處？都有不悅之意。」僧人曰：「君豈解其事？此地方有一癩漢，發作時，便要打人，官司沒奈何。他口中稱，有甚麼本官，被朝廷所誅。但逢僧道，便拿去看經誦偈，那個敢違逆之？昨日來我寺中，著我等去作功果，超度其主，我眾人只得赴命。」六使聽罷，自思：「此必是焦贊。」乃問曰：「此人今住何地？」僧人曰：「鄧州城西，泗州堂裡便是他居處。」六使曰：「我同汝等往見之。」

僧人引六使到泗州堂，正見焦贊臥在神案上，鼻息如雷。六使視之不差，近前搖醒。焦贊睡中起來，睜開一雙怪眼，大聲叫道：「那個不怕死的，卻來相撩老爺？」六使喝曰：「焦贊不得無禮！本官在此。」贊聽罷大驚，逕向前抱住曰：「汝是人那？鬼那？焦贊超度本官多矣。」六使笑曰：「豈有白日之鬼來見汝乎？此間不是說話處，可隨我來。」焦贊放手便拜。眾僧人掩笑而散。六使引焦贊出城西橋，道知：「主上遇難，今八殿下領敕來召救駕，可速往三關，招集眾兄弟同往。」焦贊聽罷，大喜曰：「我道本官被朝廷所害，撇得眾人沒主。今日又得相會，真是快活煞我也。」

次日，六使經過汝州，入府中拜見太守，道知八王領敕來取救駕之事。張濟大喜，亦以王節度來由告知。六使曰：「軍情緊急，我當往三關招集進兵。張濟然之。六使逕辭張濟出城，與焦贊望三關而行。路上，二人各訴其本末。來到楊家渡，日正當午，遙望水勢茫茫，旁無船隻。六使等待多時，全沒人渡。因令焦贊去問渡船。」

焦贊領諾，行至上流頭，見船夫問曰：「勞汝渡過對岸，多奉渡錢。」船夫曰：「此渡是楊太保掌管收錢，那個敢私渡？汝要去，可往前面亭上見之。」焦贊聽罷，逕奔亭中來。正見一伙人在那裡賭賽。焦贊近前曰：「借用渡船過岸，多奉船錢。」眾人忽抬頭，見焦贊生得異樣，皆不答言。焦贊又小心問之，眾人罵曰：「臭狗奴！說甚麼過渡、過渡！」焦贊大怒，伸出一對硬拳，打得眾人四分五落，正待向前打那太保，太保望後走去。

焦贊回見六使，怒氣未消。六使曰：「汝又去生事來？」焦贊曰：「今番好被那伙氣也！分明有渡，不肯借我，反出惡言相傷。被我怒激起來，打散眾人而去。」六使正沒奈何，忽見強人各執短棍趕來。焦贊曰：「待結果此賊，以除其害。」逕提大橫刀，當中殺來。那伙強人不能抵當。後面楊太保出，與焦贊連鬥數合，不分勝敗。六使叫曰：「不要相鬥，願聞壯士姓名。」楊太保抽回利刀，立於原上。焦贊亦住了手。太保曰：「我乃鄧州人氏，姓楊名繼宗，小號太保。且問汝是何人？要過此渡而令手下強取？」六使曰：「小可太原楊令公之子六郎也。今主上被難，要往三關招集部下救駕。來到河邊無渡，特借一時。壯士何故不允？」太保聽罷，放下刀，近前拜曰：「久聞大名，未得瞻拜，今日幸見，甚慰平生。」六使扶起。太保即邀六使到莊上，設酒醑相待。乃曰：「將軍不棄，願率所部，同往魏府救駕。」六使喜曰：「太保如肯相從，誠乃美事，有何不可？只待招集眾人，便來相約。」太保領諾。是夕，留六使宿于莊上。次日，楊太保撐船渡過六使登岸，與焦贊望三關而行。時四月天氣，途中酷熱，古人有詞為證：

翠藻參差竹逕成，新荷跳雨淚珠傾，曲欄斜轉小池亭。

風落簾衣歸燕急，水搖扇影戲魚驚，柳梢斜日弄微晴。

二人行了半日，歇坐於柳蔭之下。焦贊曰：「本官且停待於此，我往前面，問有酒舍，沽一壺聊止饑渴。」六使允之。焦贊逕往前來，沒處尋酒店。正煩惱間，忽一伙人挑著酒肉而過。焦贊問曰：「汝等所挑酒肉肯賣乎？」一人曰：「此是賽願酒肉，如何肯賣？」焦贊曰：「賽甚麼願？」眾人曰：「前面有楊六使神廟，威靈顯赫，鄉村賴之以安，但有祈許者，無不遂意。今日特往酬謝。」焦贊聽罷，遂大笑。回見六使，道知其事。六使笑曰：「那有是理？」焦贊曰：「鄉人道離此不遠，當與本官訪視之。」

六使依言，與焦贊行來，果見一座廟宇，創造極是威儀。楊六使步入廟中，見上塑著本身神像，脫然無異。兩旁塑一□八員指揮使。香火□分旺相。六使指焦贊謂曰：「此像塑汝真乃相似也。」焦贊笑著道：「本官更塑得真。我在鄧州發願打人，原來這裡供養。待先推倒本身，然後去推本官。」言罷，一下拳頭一聲響，將其塑像推落半邊。走上殿去，把六使神像一連幾推，全然不動。乃努力推之，震聲而崩。賽願者各自奔走。廟祝見之，便把吶鑼亂敲。一伏時，劉超、張蓋帶領三百餘人，來到廟前。六使認得，喝聲曰：「汝眾人做得好事來！」劉、張大驚，納頭便拜曰：「眾人都道本官已死，今日緣何到此？」六使說知詐死之事：「今要招集汝等，前往魏州救駕。」劉、張喜曰：「既如此，請到寨中商議。」六使令拆毀廟宇，打倒神像。隨眾人到虎山寨坐定，劉、張設酒醑相待。六使曰：「岳勝居止何處？」劉超曰：「岳勝與孟良部眾反上太行山，稱草頭天子。」六使歎曰：「使我不起，四境如何得寧？」乃吩咐劉、張等：「整各槍刀盔甲，在此俟候。待我招了岳、孟，一同征進。」劉、張領諾。

六使仍與焦贊望太行山而來。行了一日，紅輪西墜，天色漸昏。六使曰：「此去皆是山路，想無客店，汝往前村尋覓借宿去處。」焦贊領諾，往前一望之地，並無人家，直轉過山後，卻是個小鄉村。焦贊靠前入進莊所中，見一員外，在燈光下端坐。焦贊揖曰：「遠行客商到此日晚，敢擾公公寶莊上借宿一宵，當以重謝。」那人答曰：「平時敝莊盡可安歇，今日難以相許，君可往別處投宿。」焦贊曰：「天色已黑，萬望公公方便。」主翁曰：「汝有伴當否？」焦贊曰：「只有本主在莊外，共兩人而已。」主翁曰：「只兩人亦無礙，與汝在外房歇息。」焦贊即出，邀六使相見。

主翁視六使一貌堂堂，乃問曰：「君從何而來？」六使答曰：「小可汴京到此，欲往太行山公幹。」主翁曰：「君若提起太行山，老拙冤懷莫伸。」六使曰：「有何苦事？望說與小可知之。」主翁曰：「老拙居止此鄉，好名重義。此莊都是陳家一姓，離太

行山數裡之程。今山中有二位草頭強人，一名岳勝，一名孟良，號稱天子，招聚五六萬人，打官劫舍，甚為民害。老拙飄零半世，只生一女，被孟良瞧見，今夜要來入贅，沒奈何，只得允從。不然，一鄉之人難保。是此冤枉，無處伸也。」六使笑曰：「老丈勿憂，孟良是小可故人，待他來，我自法退之。」主翁曰：「若得小女不辱，乃重生父母。」六使辭出外面俟候。

卻說主翁吩咐家中，安排筵席迎接。將近二更左側，忽聞金鼓之聲，燈炬輝煌，人報孟大王來到。陳長者出莊外迎接。孟良進廳上坐定，從人各列於兩邊。長者拜曰：「有失遠迎，望大王赦宥。」孟良曰：「汝今是我岳丈也，不必施禮。」長者因令家人抬過筵席，並故意令百花娘子來把盞。使女回報：娘子懷羞，不肯出來。長者曰：「如今即是將軍夫人，懷甚麼羞，不肯出來耶？」孟良聽得，不勝歡喜。

是時，六使與焦贊隔窗張視，私笑曰：「若是沒王法，憑他橫行鄉村。今日不遇我來，真被他騙去此女。」焦贊曰：「待我出去打折他一隻腳，看他還做得新郎否？」大使曰：「汝先去捉住，我便來矣。」焦贊忍氣多時，即踏進廳上，一腳將筵席踢倒，兩手將孟良緊緊抱住。孟良不曾提備，動手不得，喝聲：「手下何在？」嘍囉正待向前，六使厲聲罵曰：「不識廉恥之徒！敢如此無禮耶？」焦贊乃拖孟良出座外，指曰：「汝看此位是誰？」孟良燈下認得，連忙拜曰：「本官因何到此？萬望赦罪。」六使曰：「可急備鞍馬，回寨中商議，起兵救駕。」